

學生姓名：陳恩霖

班別及班號：3B (14)

寫作題目：〈無法抹去的回憶〉

寫作時間：2025 年 10

〈無法抹去的回憶〉

歲月將一壺老茶慢慢冷卻，多數滋味會隨著時間淡去，唯有關於奶奶的記憶，像沉在茶底的葉片，無論沖泡多少次，那縷溫暖的回甘，總在舌尖縈繞不散。那些碎片不是轟轟烈烈的場景，是縫在布衫上的線頭，是灶台上飄起的炊煙，是她叫我的名字時，尾音裏裹着的柔軟。

奶奶的房間裏總擺着一台舊縫紉機，鐵鑄的機身生了層淺褐色的鏽，踩下去時會發出「咔嗒咔嗒」的聲響。每到秋冬，她就搬來小板凳坐在機前，把我的舊衣服拆開，重新裁剪縫製，為他們延展第二生命。陽光透過木窗，落在她銀白的髮絲上，也落在鋪開的布料上，淺藍的面部被畫上小貓輪廓，針線穿梭時，她的手指輕輕動一下，頂針撞擊布料的聲音，和窗外的鳥鳴混在一起，寫出和諧的協奏曲。「等天冷了穿。」她總是這樣說。縫補最後一針，她把衣服遞給我，指尖蹭過我的袖口，說：「針腳密，風才鑽不進來。」那件改制的小棉襖，我穿了整整兩年，到袖口磨破才願意丟棄，那時還能聞到布料上淡淡的皂角香。

小時候，我總愛纏著奶奶做甜湯。她的煤爐子放在廚房角落，鍋裏熬着紅豆和銀耳，糖要最後放，放早了豆子煮不爛。我蹲在爐邊看火，她就坐在旁邊剝蓮子，指尖把蓮心挑出來，動作熟練得如同在演奏一首無形的樂曲。「記住，湯要火細慢燉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往鍋裏加一瓢清水。「跟做人一樣，急不得。」等甜湯煮好，她先盛一碗放涼，再用小勺餵我，自己則撈些鍋底的豆子，說：「我愛吃這個。」後來我才明白，不是她愛吃豆子，而是她總把最甜的湯水都給我。

後來，我們因為一些原因而很久沒有見面，最後一次見到奶奶，是在醫院的病房裏。她躺在病床上，呼吸淺淺的，手裏還攥著塊未縫完的布料，是準備給我做新枕頭的。淺綠色的棉布上繡着半朵茉莉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才發現那雙從前靈巧的手，早已瘦得只剩骨頭。她睜開眼看了我好一會兒，嘴角慢慢揚起，像從前那樣輕輕叫我的小名。還沒說完，她已閉上了眼睛。

如今，那台縫紉機還在老家的房間裏，聽着那熟悉的「咔嗒」聲，又聽見奶奶的叮囑。枕頭上的茉莉花，早已隨布料褪色，但每當我合上眼，似乎總能隱約聞到甜湯的香氣，感受到縫紉機前的陽光和溫度。

每當想到小時候的回憶，我總會深深地嘆息一番。我們總以為還有下次，把道歉推給明天，把陪伴留給以後。直到某天才赫然發現，原來有些人和事根本沒有下次。